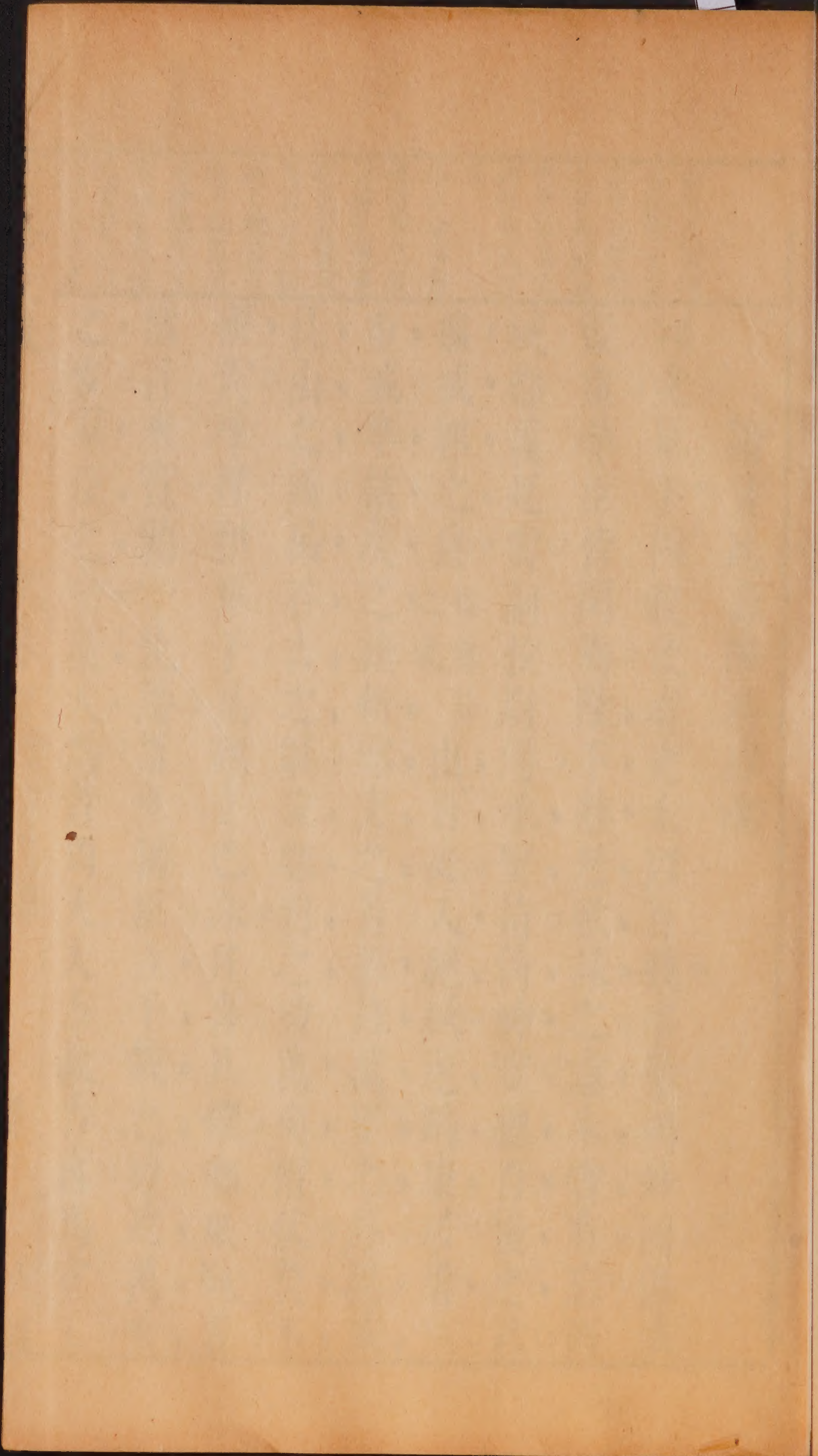




劉向之切諫豈徒雕文餙辭苟爲華藻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耳

爲文論事當反覆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辭意著覽者可以立決劉向上疏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

論甘延壽陳湯功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攬總持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

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厪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爲列侯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彊于大宛云云一疏抑揚反覆援證明白如此故以衛顗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衛顗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元哉

討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葢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刀筆謂吏也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警策竦聽全在此

前三借証已形得甘陳功

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項國名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諱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大後段對勘辭氣起伏從横而精神懇至此疏陳於前即匡衡極力附顯次不能熒主聽矣

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呂祖謙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公羊於書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既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又言書公子遂如晉乃曰公不得爲有也其書遂一也而褒貶不同如此何哉人臣出使苟國家有大利病而不可以待報者若皆不許其遂則營已之人得以自安苟其事不足爲社

稷之安危而可以請命者若皆許其遂則慢上之人得以自恣此孔子之深意也如汲黯覩延燒矯制發河內粟賑給饑民此事急不可待報許其遂赦之可也如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此事緩可以請命不詳其遂罪之可也陳湯矯制斬郅支單于漢廷公卿之論不一匡衡則曰不可賞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生事蠻夷劉向則曰可賞論大功者不錄小過不疵細瑕爭議久之不能定葢未嘗有以

春秋之議決之者也匈奴爲中國之患尚矣今擊而斬其主則威震百蠻豈可請命而失其機會哉此春秋之所許也且自湯之後千有餘歲功能繼湯者誰乎而慮其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亦可謂私憂過計矣元帝賞之是也

張以忠曰收放開合情事曲盡而竦動元帝處尤在援據精切

又曰郅支罪浮莎車陳湯功高奉世而望之衛顯用心又有公私之異固不可同日語

只把高祖武帝事來議論近而不遠切而不浮忠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故雖觸時諱而不賈禍有士如梅生公卿有靦面目矣恣意説去不事繩制頗有奇氣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于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于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于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

此段是言王道廢缺孝文循高祖之法亦足爲治特以起下武帝事故下文亦只申論高武而不及孝文歸功漢武之得賢以諷成帝

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于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于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

按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賢人君子皆足以衛宗社而碎邪心，奸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言國家權輕，意歸在不求士，故下文遂以得士則重，失士則輕，及引詩足之。

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盜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

端亦難開

以爵祿束帛求士亦悔生

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

待衰世之意要之果毅敢言之夫固無藉爵賞而後勸也

利其器器字與上國之重器器字相應

以上議論不醇不可爲法

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音緣鵲鴟也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按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朝廷尤甚羣臣皆承

此書本論王氏至此方見本意先泛論而後漸入實事自是論事之法況當時王氏方盛尤未可以直言致者

凡親戚之臣其勢重而心有所恃勢重則易以驕存

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

所恃則輕犯法故其爲道獨可敎誨之冨貴之而靳其用

梅福此論可謂不刊之典

按魯三家晉六卿漢曹氏魏司馬氏皆秉權至于再

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返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和平三年沛郡鐵官鑄鐵如金飛上去權臣用事之象）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敎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周書洛誥之辭庸庸微小貌○按今書作燄燄）埶陵

世之後遂以篡國蓋勢成而附者衆故也福之言信有旨哉

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乃已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眞德秀曰王氏用事敢言者惟劉向王章然皆職分所當言也福遠方一尉耳乃亦昌言之無所忌至莽顓政又遠逝全身高風峻節以視谷永張禹輩眞蟯蚘糞壤爾何足道哉

張以忠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近臣不言而遠臣言之危言批鱗忠誠懇至

谷永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然其文頗得大學遺意

按永之數上疏於成帝朝可謂通達而鯁然亦以內附外戚故得爲稍二盡言嗟乎魏相于宣帝時得依許氏以發霍禹兄弟擅權之罪而當時王太后與諸

谷永日食地震對

陛下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

男尚有可擇而陰爲之地者惜也永特淬澳阿淤以附王氏故卒徘徊不能有立耳此下分五柱立論甚切時事庶幾哉正心以正朝廷遺意而惜乎非仲舒其人也

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也謁請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滅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於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內寵熾盛故致災異月爲之食爲不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

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許

之義亨當也言所爲不善不當天心也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安心而後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惟宜正身恭已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幽王惑於褎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褎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小雅白華篇幽王惑於褎姒故國人刺之

> 班之事傾動前朝則建始四年未嘗有趙昭儀也

> 每段結束在末段未有字與誠字相友領

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
黨之權（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刺厲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爲官也）未
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
咎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誠敕正左
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長伯之職者（伯長也當使長事者）
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傲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艾讀曰乂乂治也）羣僚仰法化流四
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周書君牙辭）未有左右正而百
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

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涉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

永初上此疏未敢斥言乎后宮而外亦不敢卽附于下氏故其言厥正而無疵

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堯遭洪水）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周書洪範辭饗當也所行當于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洪範傳沴灾氣也言今三敬而修德以御灾）

不求之身應前宜厚求之身句

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不當上天心）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也（疏遠）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惟陛下留神

書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陳仁子曰此對谷永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爲太子以好色聞永因日食地震歷指後宮嬖寵燕溺之私未嘗不切中其病是時雖無詆王氏之詞亦無黨王氏之跡猶有可觀至次年四月則直以身自託矣噫永亦儒也

而借言語以文奸如此此眞小人儒矣

張以忠曰緊切深密絕無浮蔓而鍊格尤嚴

又曰齊言及繼嗣語足警動



陳湯自訟云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

劉向疏云五重取云三重疑五重者誤

氣壯語壯

上救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偪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决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于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林希元曰稱湯之功與訟湯之冤處剴切敷暢使人

人世不平之事自古有之

借白起以訟湯冤

犬馬之喻于道理上說得十分痛切自足動人

結調甚高

讀之心開目明

柯維騏曰頌湯之功極力描寫至報逋誅雪宿恥數句尤甚張皇

張以忠曰簡勁奇爽筆力絕高

此篇首叙左道蠱惑之幻術次叙歴代偏信之禍害反覆攻刺祟正開邪務引君于當道不特文章之工也

挾左道者類倡黄冶之説

論神恠

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遙古遥字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非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言穫長壽比于山石無窮）黄冶變化（黄者鑄黄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黄金）堅氷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陷氷丸投之水上水即消液因假爲神仙道使然也淖濡甚也）化色五

以爲神仙永獨以奸人目之永復云毋令奸人有以窺朝者深斥邪說最有卓見

總其言數句曲盡奸欺之狀

諸侯愈叛句身辱國危句天下怨恨句皆含刺寓諷藉以恐愓孝成者

倉之術者。李奇曰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左道邪僻之道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

距絕二字照上距而不聽絕而不語句姦人二字照上姦人惑衆句最是閑緊

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掔音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元帝時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巳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真德秀曰谷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于此以永之學術議論倘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旣虧他美莫贖惜哉

張以忠曰論莊語切文極蒼鍊

質直之文

王公仲匡政一疏憂在郡縣日食一疏憂在帑藏封還詔書一疏憂在王守累世尊重三句一篇最重

自今之郡守至此歷舉郡

王嘉擇賢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

守之尊重而成功者以足累世尊重三句意綴結分明

切中今病

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

自其後稍稍變吏至此言郡守不見尊重以啟吏民之慢正與累世尊重三句相反

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縦（二千石不以故縦爲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爲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絶其相誣也）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無可使者有材能者甚少俱應前才難二字

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樓昉曰論事深切達於世變西漢末文字惟梅福王嘉書最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張以忠曰世知庸儒之輩值國家有事輒袖手躊躇

不知此即平時所號爲醇謹士也偉人傑

士時或不免冒紀法干淸議而國事則往

往倚賴之故魏尚諸人正昔人所謂治世

之能臣也苟拘文牽法錄其過而棄其材

則臨事緩急曷克有濟乎公仲感激時事

惓惓以得人爲急眞救時賢宰相也

又曰通篇照應全在才難兩字

移董宏冷褒逐君之惡有司不敢異議而丹議獨云則當時時事可知而丹之忠鯁自見

丹議侃侃然砥柱中流可謂獨立不懼者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

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眞德秀曰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旨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

張以忠曰獨持正論理確詞嚴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過猶謬也）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間謂空隙之時也）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

李尋金石之筆漢家有數文字

李尋災異之對歷歷指証似精于緯數者然此時王莽方罷大司馬就第凡兩月而尋不知徵應在此何耶其後以漢家中微言之無驗下吏減死一等徙敦煌郡以災異進身者以災

畀我身獨奈何哉

此一段即日之變應在人君勸常執乾剛之德日初出出後日中日入以日視十二

大平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晷景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聽昧亡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營謂繞也閭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現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

必有暗指

此即谷永後宮之對

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爲之食哀帝之不男也甚矣

論月

按此段即月之變應自母后勸帝親求賢士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百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畱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

大足寒心

此段即五星之變應在兵

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厭音烏點反此爲毋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爲寒心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惟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與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

寇內亂勸帝
宜察齋撝之
禍

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婁歲星爲帝填星爲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爲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而今貫之尾爲後宮之象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爲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埶微言毀譽進類蔽善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

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生內亂宜察蕭墻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茀與孛同）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

按此又歸在順時上

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聞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奥奥音郁○此言違于月令也奥溫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

此即魏相月令明堂之對

此傳即水之變勸帝抑外親大臣

論水溢

援河水之溢以諷外戚得進言旨

此段即地震應朝無奇策固守之臣勸宣抑外親以舉賢才

之相應也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竝爲民害畎澮小流也許慎説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

論地震

與王根論災異全是此意

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明相于今亡比

若經宋人手三語必衍千言

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朝廷毋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于通人故世陵夷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頹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楨幹之固守閩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

為人主為人臣豈可不日讀數遍

行能無異不通一藝博士無文雅者皆就南畝廟堂之上恐虛無人耶分文折字煩言碎詞保殘守缺挾恐見破學校如此仕宦可

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竝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于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

知漢猶爾也後則何如此本字應上本强則精神折衝句

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謂裁量而反思之

茅坤曰尋所指陳日月五星及河溢之災處可謂明天人之際者其數請抑外戚去邪佞而進忠賢以尊本朝似也已而賀良等以言災異欲退丞相御史以進李尋解光因之朝議洶洶卒以蒙禍豈其學溺于術數而不能達于道者乎

張以忠曰高鍊勁爽精醒奇拔非識參天人之際者無此深微之論

讓之談河尋之談天漢文末易屈指

王莽時治河者關並欲定平原諸郡張戎欲亞西方諸郡不引水溉田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爲有益王橫欲開空使緣西山乘高地東北入海皆賈讓徙曠地治渤海之遺策也

賈讓論治河奏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出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六角反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流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道讀曰導導通引也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

李尋疏水爲準平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

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瀕音頻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湛讀曰沈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屬連及也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環繞也住十餘

失古人立國居民之意所以後來便不免泛溢

歲太守以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激者聚石于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二音歷反）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

徙冀州民一議非大漢物力不能惜乎哀也非其君

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辟讀曰闢）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墮毀也）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

禹治水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砥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致堙塞至

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南門入北出門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

漢文決酸棗潰金堤孝武決瓠子東西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遠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又流爲屯氏諸河且入千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

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今礫溪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鄭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礫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卬音牛向反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此一利故

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及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有二縣則河之分不分利害昭然可覩也成帝河平元年王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年爲河平正得下策

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秔爲稻之不粘者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洪邁曰賈讓治河策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李塗曰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事有間架底賈讓

河渠書是論一事有間架底

林稚隆曰賈讓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非放大河以入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施之于漢誠爲上策文字與趙充國屯田議相類

張以忠曰水勢利害洞然胸中故議論根據反覆詳悉俱鑿鑿可行此治河第一名議

揚子雲好奇字其文有典引解嘲劇秦三篇皆用聱牙語獨此書平正而疏爽雖推之賈晁中不亞也

漢與匈奴從此隙一句是綱以下總明所以致隙之故是日

高帝何如人高后時大臣何如人虜不可忽如此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微精妙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非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也（石言堅固如石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莫得）

敘述中將帶風神覺文字犖特可喜

秦漢以來匈奴強弱叛服之變揚雄一書括其大概矣第其所謂單于歸義乃

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于便墜徼要也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于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

上世遺策則內夏外夷古今大義如必欲醒臚醜類皆稽顙來朝而後爲遺後之策是乃秦皇漢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常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中地名）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喙口也盧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

以空行而亡將々

兩條戰守之計總上

句々流走句々爽亮

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隷以惡（隷附屬也　惡威也）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種也）藉蕩姐之場（藉猶蹈也　蕩姐羌屬）

借南越以形北虜之難制

奈何以下正漢與匈奴從此有隙處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刈也 拔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是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于漢（言單于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太憂乎夫明

夫明者一轉總收一篇意而應之

形容所以勞制匈奴者更不忍自破壞矣

末句與首句相換應

者視于無形聽者聽于無聲誠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于內辯者轂擊于外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于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陳仁子曰甚哉處夷狄之難也漢哀帝建平四年單

于請朝不受之則失其心受之則費其財是故公卿所言與雄不同姑以宣帝甘露之賜觀之金珠車馬之費勿論也當是時錦繡綺縠雜帛止八千匹至建平則加至三萬匹絮止八千斤至建平則加至三萬斤又加賜衣三百襲哀帝之事力不如軍帝費則四倍于宣帝雖獲柔遠之虛名深費國家之實力酌而處之旣不卻其朝又從裁其賜楊雄似欠一言而漢庭公卿亦無以處此吾故用區處之難

張以忠曰此文有頓宕之奇無轉折之迹有關照之妙無組練之工結撰精嚴氣力傑眞大手筆

又曰呼吸旋轉處俱以神行

中間文意凡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

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寓譏時之意而暢咏嘆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于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待詔在金馬門。又黃門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

此曾不能三字直管到論者莫當止且如燿星狀出得意人之態不離戰國風聲氣習

此應上朱丹吾轂意以下叙戰國之分離以起大漢矯翼厲翮二句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喻甚

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四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鹿喻在爵位者）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世人資以爲師）孟軻雖連蹇而爲萬乘

妔切

頡頏上下不定之意下得奇巧

一候一尉言太平而邊防寡也

今大漢以下正與上四分五剖相反徽以糾墨四句一言刑罰一言教化看他下個徽字制字散字風字何等奇活

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鐵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倚廬喪禮漢律不行三年喪者不得選舉是以倚廬結其心也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

此段言古人才去留係國輕重蓋矯上文時平無所須才意

澤嘗就唐舉相舉咲曰聖人無相其殆子乎是見笑于唐舉也

此段即上鄒衍孟軻數句意但再明其意而文不重覺所以為作手

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揩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噤吟即嚅嚅意）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

適出世變人情無復餘蘊當今之世何以異此

至此方說出所必守玄意而語亦玄

火炎二者藏熱而滅雷隆二者收聲而絕真虛無耳安得實乎言盛之易衰也

今子以下即答客難以管

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

覽天意

曰當其際曰遇其時曰中其適曰得其所曰合其宜

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髂音格）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顩音欽曲頤也）折頞涕垂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陽（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

五个也字相次而下若貫珠焉

前用五也字後以故字一轉又用四个矣字文法最妙

有造蕭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于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則繆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于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坻音抵）隤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于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于章臺四皓采榮于南山公孫創業于金馬驃騎發跡于祁連司馬長卿竊貲于卓氏東方朔割炙于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劉勰曰楊雄解嘲襍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

唐順之曰此祖東方曼倩答客難而枝葉文采過之

其一氣渾成則相去甚遠

張以忠曰精彩光艷燁然如龍蟠虎綉照耀一時